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隔岸风尘

◎情私奔马受惊◎
别误会◎老民国小
女子纸旗袍◎悲伤
时只想喊你的名字
◎被揉碎的旗袍◎
◎晚清的最后一粒
春药◎风尘绝色的
闲言碎语◎国粹里
渗出的那滴爱◎你
的德行在一本书里
哗啦啦◎戏到尘世
就冰冷◎爱被饿死
了◎那些活在才子
哥碎片里的女人◎
胸口一粒朱砂痣◎
时光夹缝里的男人
◎棋语◎谁在一声
声地喊着小翟◎哥
哥别让我在国粹里
哭◎遥远的异乡情
人◎灵魂十指相扣
◎阿黛尔让我看看

张廷珍
著



阳光出版社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隔岸风尘

张廷珍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岸风尘 / 张廷珍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3. 12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ISBN 978-7-5525-1160-4

I. ①隔…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047号

张廷珍散文随笔集 隔岸风尘

张廷珍 著

责任编辑 靳红慧 王薇薇

封面设计 杨 坤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211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160-4/I·407

定 价 8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忠 信 篤 敬 ”

張
廷
珍



二〇一四年十月

草木的眼睛(自序)

往年这个时候，进进出出总被报春的柳枝提醒，你碰着春天了，还不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季节。等慌慌张张抬头时，桃花已经扮成新娘的模样。实际，春天才是新娘，那些桃花、杏花、梨花只是她的伴娘而已。

眨眼，桃花谢了，梨花别了，杏花落了。

是啊，它们匆匆来，匆匆走，不然它们就不叫鲜花，这才是鲜花的本来面目。

今年，打定主意，盯着春天看，盯住一棵草看，看看春天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冒出来的。只是想尝试，做一个局外逛风景的人，在声色犬马的喧嚣里，支棱一棵草，从历史里露出眼睛，打量今天。

北方的春天，总是空落下一个滥情的名声，如同一本好书被歪读。

你不写字能死吗？

死不了，但活不好。

你不看书就咽不下去饭吗？

能咽下去，但不香。

当一个人把写字看书和活下去吃下去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仿佛就成了一种矫情的病态。可是，这样的病，不是身体的病，是精神，病了。

常常会有很多疑问，会有很多解不开的碎碎的和麻雀一样飞来落下的问题在心里翻腾，所有的嗅觉、听觉、视觉，都是懵懵懂懂的，模糊着向前走的路。

读历史书，品咂野史，会知道，今天是历史的翻版，甚至是盗版。历史已经遥远了，不可追了，就算我把历史当成了一面镜子，我用现实

的势利眼把这面镜子原封不动地临摹下来，可我还是无法还原现实，看清楚现实的疑问。

甚至，我把现实当做一把刀，把历史当做一江水，可是，现实这把刀在历史的水里划了几刀，瞬间，历史就没有了任何痕迹。历史像是嘲笑我的傻气，用好看的一波一波的涟漪淹没我的努力，我的傻气，我的追问。

历史和现实是一对越长越像的夫妻。他们吵吵闹闹，互相贬低，互相模仿，互相考量，互相狼狈为奸，互相恩爱，暗暗地追随，是知道彼此的德行又互不说清的一对。

历史和现实，一对离不开惹不起爱不了追不上的生死冤家。

横看历史竖看现实，只有好书才会隔着纸张，散发天才独有的魅力。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靠几个天才支撑着，而我们是依仗天才的思想活着。他们的慧眼就是一盏明灯，在前方照亮黑暗的路途。

一张张忠臣的面孔不屈不挠地在历史的天空悲情着，一张张小人的嘴脸在现实的脸上重叠着。何为忠臣，忠臣往往在与小人较量中喷射出鲜红的血后，倒下了。后人看得明白，历史看得清楚，现实往往就在这样的時候，沉默不语，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我一直在寻求答案。但那么多的解释，都没有说服我的理由。

我还在书中，在一棵草之下，醒悟。

当权者都在昏睡，在迷醉，他们需要用一种酣然的呼呼大睡，掩盖一种恐慌，一种繁华的寂寞，一种盛宴之余的杯盘狼藉。小人就是他们刻毒甜蜜的迷醉剂，而忠臣总会用最震耳犀利的声音叫醒他们，一点也不知趣。

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卑鄙也好，小人也好，他们不都是以卑鄙的面目出现。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花儿一样的眼神。大凡这些人他们一定是拉来道德垫在

脚下，以增加自己的高度，去鄙夷、打量、挤压道德的，活生生的人生。

而高尚者只有死后，才会把一个个生硬的符号刻板地写在冰冷的石碑上，供人瞻仰。

横看历史，就是摊开思想，看看东方西方对待文字、文人、文化的姿态。

在我们的祖先忙碌着焚书坑儒的时候，将文人赶尽杀绝的时候，把正直的文人膝盖骨打碎强行其跪拜的时候，雨果去世了，成千上万的法国人低着头，走过雨果的身边，表达对一位文人的敬仰。

思想不是一朵花，开了就凋零，它是一根茁壮的草。有时我更愿意把思想认作绚烂的烟花，在天空极力地绽开最艳丽的一次，之后，落幕。可是，在意识的深处，她一直绚丽着。

思想就是一根草吧，在岩石底下耗尽全身的力气，蜿蜒着长出来，不惧风霜雨雪，以微弱的绿，给人以精神的氧气。

草木的眼睛，会让山水活起来，会洞穿历史的迷雾，拨开云雾里的虚幻，直抵思想的心脏。

任何直线的历史都是假的。任何把历史一刀剖开两段，分为好和坏的都是三白眼看世界的。就像中国式的英雄，有亲情，有友情，有豪情，有悲情，但是不一定有爱情。直线道德在儒教捆绑下假模假式着，所以他们的爱情只有一张纸的厚度，随便撕碎，就随便扔进故纸堆。就在这样苍白的道德伪装下，伪道德、伪文化、伪君子昌盛着。

这样的直线道德只盛产才子佳人，但生产不出英雄救美的文化。

我们的英雄都是无性的巨人，不是情爱的真人。

救风尘，是历史的经典，在今天，被泡成一堆纸浆。

我们的才子只有在青楼才会遇到心上人。唐宋元明清，一代代文豪都是青楼的座上宾。才子因洞破历史真相而落寞，妓女因看透人情冷暖而孤独，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就挤在一起取暖，生爱。

爱是需要温度的。

伪道德，伪礼教，伪人性，总是道貌岸然地在历史现实的门槛出出进进，毫无阻挡。

书中只有一棵草。

一本好书就是一棵香草，而香草总是无语。因为明亮，而无语，因为深厚，而闭嘴。

最早，我一直看传记。我想，传记就是一个人的脉络，就是他一生的汤汤水水。我在那些汤水里，总能捞到一个人成长的印记、思想、行为。可是，看多了，会发现，那些有资格成就传记的人，都长着一双对眼，当他们还是父母身上的一个水泡的时候，就具备了神的所有机缘，他们是不需要种子、草叶、根茎、土地就直接开花的东西。

这样的传记看多了，人就傻了，瞎了，聋了。精神，真的有病了。

再后来，我看草根的书，不再陶醉于名人的书。或者看当他们还不是名人的时候的书，那时，他们还真，他们还纯。那时，他们还是人。那时，他们的眼睛还在眼睛的位置，还没有把眼睛安置在头顶。

写到这里，北方的花花草草还在冻土里憋着，有一天，他们会平静地喷发，那时，花们说，从此我只管开花，只管美丽。那时，草们说，妈呀，这就是春天啊。

目 录

C CONTENTS

情私奔 马受惊	001
别误会	013
老民国 小女子 纸旗袍	019
悲伤时只想喊你的名字	022
被揉碎的旗袍	028
晚清的最后一粒春药	033
风尘绝色的闲言碎语	038
国粹里渗出的那滴爱	043
你的德行在一本书里哗啦啦	047
戏到尘世就冰冷	053
爱被饿死了	060
那些活在才子哥碎片里的女人	066
胸口一粒朱砂痣	072
时光夹缝里的男人	077
棋语	081
谁在一声声地喊着小翟	085
哥哥别让我在国粹里哭	089
遥远的异乡情人	093
灵魂十指相扣	098
阿黛尔让我看看你的伤	103
像杜拉斯一样爱着	108
泰勒的八个 Yes	112
半部乱世一卷佳人	115

我曾经有一个情人	120
一个疲软的朝代被坚挺	125
梅妻鹤子	128
我为什么总是把你深深错过	135
悔恨在爱那边	140
老天爷选中了你	144
被美人词曲压塌了江山	148
一号人物	153
千古绝唱的伤口	159
世上最美丽的旧伤	163
把爱写在身体上	168
谁掳走了蔡文姬	174
武则天的天下期货	178
我把才华献给谁	183
借你的慧眼看景	187
西厢记一直漏水	190
妖精们，请尽兴吧	193
这个女人不妖精	197
谁把红楼闹坍塌了	202
李师师的风流很著名	207
隔岸风尘	213

情私奔 马受惊

曲终人散之后，徐悲鸿如果可以回头望望，他的世界里还剩下什么。三个女人，还有一张画，画上，几匹马以静止的状态奔腾着。

这八匹马，一直以俊朗的姿态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界，站立，奔跑。

仿佛在这凛凛的马下，情感，女人，爱与伤害，纠缠与甜蜜，都已经消失了。唯有马，一直在。唯有有一个伟大的画家的名字一直在美术史上，陈列着。被敬仰着，膜拜着。

在伟大的艺术家身前，情感可以有，那是花边。在身后，除了作品，所有的东西都纷纷飘落。

民国，因为徐悲鸿，因为几匹马，凛冽地站在历史的风中。

私奔是个令人心跳剧烈的词语，有一种让人血脉贲张的浪漫和想象。

大抵私奔的人，就如同一头狂烈的狮子骑上一匹受惊的烈马，狂奔。风呼呼地从两耳间穿过，只见浓烈的情感像是催马的皮鞭，像是马蹄下美丽壮烈的飞燕，一张拉开的弓，射出的箭，不知在哪里，不知骑上马背之后何时翻身下马，也不知道旅途多远，路上有多颠簸，情感就有多么炽烈。

私奔从来没有回头路。



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她们，只是一个男人情感世界里的三个不同的女人。因为一个男人，她们的命运有了不同走向。

而这个叫徐悲鸿的男人，则是三个女人情感世界里的全部。

蒋碧薇，孙多慈，在他情感世界里来过，走了，只是时间长短不同，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不同而已。最后，这两个女人背身走了。迟来的廖静文，守着一堆金色的纸墨坚持着。

还有什么。就这些。连观众都没有。

原以为那个喧闹的世界里，会有很多，会一直喧闹。其实不过寥寥就三个女人，几匹马，而已。

这一切，徐悲鸿看不到了，蒋碧薇看不到了，孙多慈看不到了，廖静文看到了，她说过太多的话，再也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我看到了。每当心里的火焰烧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就会和他们一起，在一匹受惊的马背上，享受颠簸所能带来的快感，遭受风平浪静之后那些静止的枯燥、乏味、困惑、纠缠。

哪里还有能让人遇见的私奔，哪里还有遭遇惊天的艳遇，哪里还有地老天荒的厮守。

在一匹马上，颠簸着中国美术的巅峰。

一切像一滴睡着的液体，在夜晚和白天壮怀激烈地沉睡。喧闹的观众在那里，渴望的惊喜、惊吓的喘息，霸占背影的满足，搓手的诗意，私奔的茫然。所有一切，都被无意地忘却了。

门口，有一匹烈马，受惊，压低嘶鸣，暴烈的狮子一般等待，一对私奔的人，一只撞破笼子的狮子。

二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和一个叫蒋碧薇的女子约定，私奔。这一年他22岁，她18岁。石头都会平白无故开花的年龄，枯枝都会逆天

结出果实的花样年华。

一对男女真的是逆天了。

老民国，那是一个随便揪一片枯叶都会长成一池荷花的年代，那是一个文人艺术家风流当饭吃的桃花岛。不风流，没有私奔，桃花岛上的桃花，白白地开了，浪费了一朵花的好年华。谁会亏待自己的那双眼睛，不去看桃花的灿烂。

逆天算个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徐悲鸿刚刚在画坛上冒出几缕发丝，像是一根壮硕的钻天杨刚刚展示了几片银色的叶片，那些有眼光的人物，透过几片小叶子已经看到了尚在土地里潜藏的能量。

民国，也许随便拣一个石头在手里捂捂，都能捂出个大师。

一张不起眼的小报，央求画家画一幅仓颉画像，徐悲鸿送了一幅。就是这张不起眼的画像，拯救了他，成就了他日后现代国画之父的名声。

他的这幅画被民国狂人康有为看见了。

这就是命运。

康有为收他为关门弟子。

康有为，一直怒目圆睁地盯着民国，他想给老民国眼里戳几个惊叹号。

命运这个老东西，总在不起眼的角落蹲着，等待一个人和一个人遇见。这就是一个耷拉眼皮的人和一個睁眼看世界的人的奇遇。

这份幸运，属于康有为，也属于徐悲鸿，同时也属于中国美术界。就像后来齐白石遇见了徐悲鸿，就像再后来的齐白石遇见了李苦禅。

只有民国，才有那么多的遇见。

蒋碧薇在没有遇见徐悲鸿的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那时，她叫棠珍，字书楣。她的父辈都不是咸淡之辈。他们与康有为一样，有着一双

发现埋在地下宝藏的慧眼，他们像是高明的收购藏品的玩家，在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没被发现真正价值的时候，收藏了徐悲鸿。

那时，悲鸿还是一个衣食没有着落的穷小子。

这就是遇见。躲都躲不开。

在那里，悲鸿遇见了碧薇。那时，她已有未婚夫，只是未出阁。

民国喜欢用“惊为天人”形容一个女人的美。一位是出身良好的大家闺秀，一位是来上海谋出路养家糊口的乡下穷孩子，农家孩子徐悲鸿见到了大家闺秀就以为见到神仙姐姐。

情场，就是一根火柴，和一堆干燥的等待点燃的柴火。

在蒋碧薇老到无怨无悔的时候，她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叫《我和悲鸿》。书中她把自己装扮为没有意识的少女，把徐悲鸿形容为一根嗤嗤冒着烈焰的火柴，不管不顾地点燃她这堆柴火。

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气质，因为不同，更加有了吸引力，加重了纠缠的力度。

其实，看徐悲鸿的相貌，不像是咆哮的狮子。他的狮子被他圈养掩藏在他寡言少语的外貌下，暂时发不出声音，那个狮子在他心里无声地嚎叫。他的激情被他压在尚未厚厚实实的嘴唇下。暂时，受着委屈。

而大家闺秀蒋碧薇，不是百灵鸟，不是鹦鹉，也不是天鹅，她是徐悲鸿这只没有声音狮子的最佳搭档，她在为那只狮子嘶叫着，咆哮着。她在等待一只狮子，她要为那只她爱的狮子，咆哮，鸣叫。

他们两个人，在父母眼皮底下眉来眼去地纠缠在一起，爱上了。

情为何物，不需要烈焰干柴，碰着，腾地就着火。情到深处，生死相许，不管不顾，肆无忌惮，唯有此，才会不枉来人世逛了一场。

他们用了全身气力尚嫌不够。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荷花，不是绝世的

荷花，只是一只刚刚露出尖尖角的小荷，即便拼足了气力，又有多大呢。

爱，往往经不住用力。尽管力气那么小，爱，无所畏惧的爱，已经可以捅破天。

在一起，没有比这个词语更有力气。

情浓烈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一个出口，爆发，甚至崩裂，不然的话会烧死自己。而他们两个都不要死，不想死，他们要活着，要爱着。要爱得活蹦乱跳头脑发昏，那样地窒息，那样地喘息，任何力量也堵不住，那时井喷的瞬间，必须爆发。必须拉开久闭的闸门，让一腔奔腾的水，崩裂，呼啸而去。

总要有一种东西替代身份，总要一种东西表达喜悦，这是缓解心中渴望的激情一种小伎俩，小心思。尽管小，也会发射心底的火焰。

爱是需要表达的。

情感是需要替代品的。

玫瑰凭什么要代表爱情。爱情质询着一朵花。

徐悲鸿没有钱，他只能用水晶做了两枚戒指，一枚上面刻上悲鸿二字，一枚上面刻上了碧薇二字。碧薇是他为她起的名字。恋爱中的人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在恋爱。

在一个甜蜜得无法喘息的时间，他把那只刻着碧薇二字的戒指戴在手上，戴上后，见到好朋友就故意亮出自己戴戒指的手指，让他人发现。别人问他，碧薇是何意。他一直等待着朋友这样问他，于是，他得意而又神秘地说，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

那堆熊熊燃烧的烈火，烧得他们坐立不安，烧得他们胆战心惊。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安放爱，安放两颗心。迟一秒，他们那两颗怦怦跳动的心，恐怕要迸裂出去。

私奔。那是他们的出口，出路。

他遇到她，起了飓风，她遇到他，被乡野的风席卷无余，随风而去，忍不住，因为他们两个，站在风暴眼。他们是心里有着千山万水的人，需要走过。

他带着一个人。两颗相爱心。一个爱。一只画笔。天能捅个洞的才情。私奔。

门外，那匹受惊的烈马，早已经等得没了耐心。一匹受惊的马，驮着两个人，向着没有目标的情场，未来，箭一样冲了出去。

那一刻，情私奔，马受惊。

其实，私奔就是一瞬，一刻，一时。

绝不是一世。

因为浪漫的保鲜期不能过夜，隔夜之后，味道全无。因为，浪漫是云端上的事情，绝不可以沾惹一丝丝尘埃。私奔，决不能沾染一丝汤汤水水的庸常的日子。

当一场私奔演绎成婚姻，悲剧，早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一场兵荒马乱的私奔之后，竟然让事实婚姻在颠簸的马背上，旷日持久了28年。

不可思议啊。对一个百年难遇的大的艺术家来说，真是残忍的一件事。对于一个旁观者，也是一种残忍至极的事情。

不该苛责徐悲鸿的所谓背叛，不该苛责蒋碧薇的怨恨，不该苛责后来徐悲鸿与孙多慈婚外之恋，不该苛责后来廖静文的抱怨。

在这场中国式的私奔婚外恋和以寂寥收尾的情场绯闻里，看到的是中国式的悲剧。

悲鸿，遍地。

徐悲鸿是一个情种，他喜欢爱，但他不懂爱，不懂女人，不懂浪漫。

在他们的世界里来来回回进出几个月之后，我才看清，一个情种是不能做好人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不能在艺术和情感之间犹豫，徘徊，不安。

邓肯，著名的舞蹈家，一生纠缠于爱情与艺术，她用生命在舞蹈，她用舞蹈激活爱情，可是最终，她要的爱情吞没了她的生命，舞蹈，活着。

徐悲鸿没有演绎出毕加索与他女人们的风流快活，没有罗丹和克洛岱尔的缠绵潇洒。西方的艺术家身后无论是疯了癫了还是哭天抹泪，它的底色是快乐快活的，而中国式的私奔绯闻投射的是苦涩的地久天长，是套在桎梏束缚的慈悲之恋。

徐悲鸿悲剧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好男人。正因为他的好，加重了残忍的重量和撕裂度。

真要命。

三

孙多慈，出现得实在是太晚了啊。

私奔本来是鲜活的。可是，因为你来得太晚，私奔已经长得有了枯意。

此时，徐悲鸿已经和蒋碧薇在受惊的马背上踉跄了十三年。最初的激情过了，再也听不着耳边呼啸的风声，最美的风景，看多了，看够了，眼睛都会疯掉。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两匹受惊的马，在草原上，互相碰撞着，挤压着对方心底所剩无几的情感。

对于一个艺术家，他想越过曾经的草原，跨过曾经草原茂盛的草，去看更远方的景色，他要激情，他要另外不一样的风景，激发他的灵感。而一个女人，要守住自己亲手栽种的草原，守护的草原，她要看护属于自己的风景，自己的草原。

她要自己的草原上，看到一匹骏马驰骋。

